

从元诗看筝人的遭遇

发表刊物：《秦筝》1995年第一期作者：汤咪扫

论文内容：

元朝疆域广大，欧亚连成一片，国际交通发达，中原商业经济空前繁荣，外商往来频繁。贵族、官吏生活奢侈，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弹筝艺女大都沦为歌妓，有的在秦楼楚馆、酒肆茶坊以弹筝唱歌接待顾主为生，此风盛极一时。据《马可·波罗记》记载，称之为“汗八里”的北京，营业之妓，竟达二万五千之众；称之为“天城”的杭州，营业之妓“城市各处皆有她们”，其他一些大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，一些诗人墨客对此不免有感触，写了很多诗篇，现将描述弹筝艺女的情况摘录几首，以示其例：

一、冶春口号

元·杨继桢

西楼美人不收呼，
清筝一曲侣罗敷；
可无东厩五花马，
去博西楼一斛珠。

二、送方叔高之官

元·陈旅

燕姬十五居酒楼，
弹筝唱歌折杨柳；
落日车前对郎歌，
南陌行人往来。

三、白马谁家子

元·余阙

夜入琼楼饮，
金樽满绣楹；
燕姬陈屡舞，
楚女鸣秦筝。

所谓“一斛珠”、“燕姬”，皆指弹筝艺女；“西楼”、“酒楼”、“琼楼”，则指弹筝女们的活动场所，她们挣扎在饥饿边缘线上，被迫卖艺求生，其处境正如元方夔《富山懒稿·秋晚杂兴》诗中所说：“弹筝踮履娼”，大意说，弹筝艺女连走路也得小心翼翼地提起脚跟，元朝色目上层份子诗人莎都刺，对弹筝人的遭遇也很同情，在他《雁门集·鬻女谣》中也有描述：

扬州袅袅红楼女，
玉笋银筝响风雨；
绣衣貂帽白面郎，
七宝雕龙呼翠羽。

这首诗反映了弹筝艺女，象鸟一样的关在笼子里，被人任意玩弄的悲惨遭遇。更有甚者，一些权贵豪富家中，大批收养歌女伶工，作为自己随心所欲的玩物。

席上赋

元·杨维桢

罗洞兰烟绕烛微，
三更三点妓成围；
鱼吹绿酒常双跃，
雁列瑶筝不独飞。

春夜宴史右相宅

元·王暉

绮席围声妓，
银筝合凤琶；
晚装添粉黛，
杂舞见渝巴。

据《开天遗事》记载：“申壬每至冬月，有风雪苦寒之际，使官妓围于坐侧，以御寒气。故有“妓围”或“围妓”之称，这些正是他们依官仗势，荒淫无度与醉生梦死之中，在元蒙铁蹄统治下，弹筝艺女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于此可证。

